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六千八百十六

吏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傳第一百十一

盛應期

朱

衡

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馴

萬 恭

吳桂芳

傅希摯

王宗沐

子士崧士琦士
昌從子士性

劉東星

胡

瓚

徐貞明

伍素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
轄濟寧諸牒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
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搆
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筦衛河亦忤中官者也
獄具謫雲南驛丞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
武定土知府鳳英死妻攝府事子朝鳴為寇應期單車
入其境母子惶怖歸所侵策鳳氏終亂奏降其秩設官
制之寢不行後卒叛與御史張璞副史晁必登抑鎮守

太監梁裕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拷死會乾清宮

災應期得復職四年至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討平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會衆江焚蠻
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禮文義附之法惡死指揮
何卿等先後討誅文禮文義應期賚銀幣以憂歸嘉靖
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奏免雜調
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
食饑民又令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尋進兵部右侍

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工積穀數帝以陳洪謨代而

獎賚應期後洪謨積益多亦被賚應期至廣偕撫寧侯

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復賚銀幣朝

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言廣兵疲弱不可用

麒等恚會御史許中劾應期暴虐麒等因相與為流言

御史鄭洛書復劾應期賄結權貴應期已遷工部侍郎

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

糧艘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

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為經久計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即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應期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萬兩尅期六月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言

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
程工促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
古國家債大事必責首議臣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
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跡成之
運道蒙利焉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
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官
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

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
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
之便從之召為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
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
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
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
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
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

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濬舊渠便
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
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澐副使柴
涑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
衡虐民偉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
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
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
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

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太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四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啟立洄舟行半月始達東兗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

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行諸閘不煩起
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
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
其僦直為修渠費六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
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
衙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
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
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

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訐衡隨時執奏未幾詔
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
孫枝訛繼可嚴用和駁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
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
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
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
宗即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即奉詔且請增織染所
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

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性強直遇事不撓不為張居正
所喜萬歷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祔恩殿追
論督工罪奪官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翁大立
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州以倭警募
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
惡少懼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

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
為盜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
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
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回回墓以達鴻
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
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
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
大行振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

糴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
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
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
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
輔山東河南霖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
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
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
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

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當是時黃河既決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水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為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

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為給事中宋良佐劾罷萬歷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為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姦弑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

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踰數
年獲真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
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
職調一忠三錫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
志伊吳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叅政歷官有聲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
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
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

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
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
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
多為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萬歷四年夏再起官巡撫
江西明年冬召為刑部右侍郎是時河決崔鎮黃水北
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隄大壞淮揚高郵寶
應間皆為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為憂河漕尚書吳
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

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馴以
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濬
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
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
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
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
則海口自濬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工
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

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
邑商邱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園蕭縣
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
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
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
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
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
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

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
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
馴力右時行魏痛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
居正落職為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
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
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
下允肯臣萬恭之請予之謚廕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
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

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樁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

中水三尺惠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
或欲濬周家橋及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
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李馴謂祖陵王氣
不宜輕洩而巡撫周家陳于陸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
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李
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
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中官欲令朝王妃恭

厲聲曰禮不朝后況妃乎遂止就遷光祿大夫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叅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

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效乃命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為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為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利之決歲以內艱歸隆慶初給事中岑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

閔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
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
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
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
十日而成高寶諸河夏秋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
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濬湖不復增堤
河遂無患恭強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
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怙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為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椰子厚復讐議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鄖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

臬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羣盜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為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先討倭以降賊伍端為前驅官軍繼進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蠻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為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脫者還海豐副

總兵湯克寬禽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
至瓊州領番禺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
湖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
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
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為
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
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勦遣克寬以舟
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禽斬

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禽後復云溺死福
建巡撫汪道昆奏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
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
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即據以叛
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召為南京兵部右
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
歷三年冬即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
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湧橫

沙河流汎濫而興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崔鎮及曹徐等八州縣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陸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

灣阻任事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獨詰責河臣傅希
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
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為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
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
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
子少保傅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
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

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
口萬歷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戶部右侍
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
部尚書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
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誦習其
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

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
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入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
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腋自故關出真
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
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
鎮六十七萬餉誰為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
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為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
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輔也存留乃反急

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
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
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
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
為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
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為盜此可深念
者四也近邨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
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

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

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
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
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
避風又以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
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
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
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
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

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歷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奸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入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

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
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
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啟初追
謚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
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
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
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
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

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
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
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
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纛遍布關津
聖旨朱牌委褻部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
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
何童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
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

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同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
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
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
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
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
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
呂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

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為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寶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
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
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歷二十年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
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
石平糶民乃濟召為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
老請侍養歸瀕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堙運
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

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
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未果
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舖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
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
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
明年奉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
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
之朝廷數遣官行閱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

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跡與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東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啟初謚莊靖胡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閘駐濟寧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壩遏之造舟汶上為橋於寧陽民不病涉河決黃堦瓚憂之會劉東星來總河漕瓚與往復論難謂黃河不杜勢

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
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贊東星濬賈魯河故道益治汶
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濬
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
征於官以疏濬運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
璃河橋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累官江西左參政予
告歸久之卒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

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歷三年徵為工
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
平府知事十三年累官尚寶司丞初貞明為給事中上
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
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
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
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
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

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

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
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
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外
惟泄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
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
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
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

州慶雲地皆蕉葦土寶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

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

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
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
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
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
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
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
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
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

鄉土易於為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
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
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
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
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
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
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
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

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
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
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
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
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
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
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
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

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
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
為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
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汜沙滋諸水散入
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
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
為鴻鹵菽麥化為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
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

而已帝竝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
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
贊之因採貞明疏議為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
為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
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
能墾田百畝以上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
明效者做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
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

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勲戚之占閒田爲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

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事專墾田已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卽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入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袁萃字聖起吳縣人

舉萬厯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為錦衣大帥袁萃力爭寢之出為浙江提學僉事巡撫牒數十人寄學立却還之厯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輅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錄彈圉雜誌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王立尤甚云

贊曰事功之難立也始則羣朋興繼而忌口交鑠此

勞臣任事者所為腐心也盛應期諸人治漕營田所規畫為軍國久遠大計其奏效或在數十年後而當其時浮議滋起或以較役或以罷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信夫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考證

盛應期傳出轄濟寧諸牘

臣章宗瀛按應期轄諸牘

時公私舟過悉束以法少宰吳寬赴召適封牘蓄水
守牘旬日乃得過見袁袞所撰傳謹附識

盛應期傳謫雲南驛丞

臣章宗瀛按應期是時謫雲

南安寧驛丞見明實錄謹附識

盛應期傳厯雲南僉事

臣章宗瀛按應期為僉事時

常奏請閉銀礦以絕禍源見識大錄謹附識

盛應期傳四遷至陝西右布政使 臣章宗瀛按應期

官陝西時鎮守太監廖鑾貪漁公私為應期所裁鑾
怒思中傷之檄使督造絨罽費且鉅萬應期乃籍鑾
前後所侵以數萬計示鑾欲奏之鑾惶恐謝事乃已
見識大錄謹附識

盛應期傳期至廣偕撫寧侯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
平思思土目劉召復賫銀幣 臣章宗瀛按是時粵

中劇賊李文積為亂應期發兵捕之生禽文積俘斬
千五百餘人見識大錄謹附識

朱衡傳召為工部左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

臣章宗瀛按擢工部侍郎後旋以四十一年改吏

部閱三年乃進南京刑部尚書見明實錄傳未詳載
謹附識

朱衡傳六年正月召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 臣章

宗按六年正月翁大立以誤漕削籍因復命衡經

理遂罷泃河議專事徐邳築長隄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大大黃隄運道復通見明實錄謹附識

朱衡傳翁大立附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第告成

臣章宗瀛按四年九月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大立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因請棄故道而就新衝開泃河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

條利害以聞見明實錄謹附識

潘季馴傳擢御史

臣章宗瀛按季馴為御史時三殿

灾奉勅稽南都大木季馴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籍
可得也果得萬木於河池中見識大錄謹附識

潘季馴傳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

臣章宗瀛按

季馴與衡開盛應期新河並濬留城舊河新河自南
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舊河自留城至境山五十
里有奇八閱月而成見萬恭河決考謹附識

潘季馴傳遂條上六事

臣章宗瀛按季馴所條六事

曰塞決口以挽正河築隄防以杜潰決復插壩以防外河創滾水壩以固隄岸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見明實錄謹附識

潘季馴傳上疏請復故河

臣章宗瀛按季馴所陳復

故河五利一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俱為平陸一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一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以無虞一來流

既深則徐州以下亦必因而深刷一小浮橋之來流
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見明實錄
謹附識

潘季馴傳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
馴復築塞之臣章宗瀛按季馴常有北河十議一

守戴村壩一守坎河口一守馮河二壩一挑濬汶河
淤沙一巡守五湖隄岸一因時分合汶流一先期挑
濬月河一築土壩以利接濟一疏濬泉源一疏衛濟

運見陳仁錫北河紀謹附識

萬恭傳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

臣章宗瀛按邳州之

決都御史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
其不便會季馴被劾歸乃詔恭與朱衡覆視遂罷開
泇河之議見陳仁錫北河紀謹附識

吳桂芳傳潮州舊倭屯據鄒塘

臣章宗瀛按是時潮

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犄角而峒賊藍松三溫七
等與丹樓輩日掠惠潮間見識大錄謹附識

吳桂芳傳而新倭寇福建者為戚繼光所敗 臣章宗

瀛按四十三年二月倭餘黨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月繼光大破之復追擊之同安又追擊之漳浦所謂為繼光所敗者指此見明實錄謹附識

吳桂芳傳脫者還海豐副總兵楊克寬禽斬殆盡 臣

章宗瀛按是時倭還保海豐俞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叅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丹樓及藍松

三等遂使招降大盜吳平居之梅嶺事在四十三年而李亞元之就擒則在四十四年吳平既叛旋勦之後見明實錄大猷傳所載亦同此以亞元之平并敘於進討吳平之先互異謹附識

吳桂芳傳平初據南澳為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

臣章宗瀛按

四十四年平奔後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攝賊後連戰不利平遂得奔安南巡撫御史交章論之大猷坐

奪職會河源賊李亞元等猖獗桂芳抗疏留之大猷
乃生擒亞元平之因還其職見明實錄謹附識

吳桂芳傳尋以高郵湖隄成贈太子少保 臣章宗瀛
按三年八月高郵湖決清水潭口先是孝宗初漕臣
白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輒岸輒壞乃開復河於高郵
隄以避其險名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桂芳改挑康濟
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為永利見明實錄
傳所謂成隄指此謹附識

王宗沐傳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臣章宗瀛按宗

沐督漕時疏請勅河臣增隄防以衛陵寢見明實錄

謹附識

王宗沐傳

從子士性附

徵授禮科給事中

臣章宗瀛

按士性為禮科時有請復黃河故道一疏見明紀事
本末謹附識

劉東星傳累遷湖廣左布政

臣章宗瀛按萬厯改元

召東星為刑部主事轉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

累遷至布政使見識大錄傳未詳載謹附識

劉東星傳其後李化龍循其遺迹與李三才共成之漕
永便焉 臣章宗瀛按東星濬洳河時初開良莊以
試行運至化龍等修其舊迹由直河入洳口抵下鎮
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
曹時聘終其事見明實錄謹附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七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二

嚴清

宋 纁

陸光祖

孫 鑰

子如法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楊時喬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
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為工部主事
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年工成加俸
連丁內外艱服除補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
京師庫役清罷之振荒弭盜人以比前守吳嶽歷遷易
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竝以清望薦
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
四川清久宦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

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為定額痛
絕強宗悍吏毀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
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即
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已
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
棄之任事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
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皆
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

調清遂不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起改貴州歷兩京
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
清居正既卒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籍獨無清名神宗
深重焉為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
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
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
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
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肅清初

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屏帶以朝或朝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宋纁字伯敬商邱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視西關按應天諸府隆慶改元再按山西詣達陷石州將士捕七十七人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半靜樂民李良雨化為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帝嘉納之擢順天府丞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核缺伍汰冗兵罷諸道援兵

防禦省餉無算萬厯初與張居正不合引疾歸居正卒

廷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飢先振後以聞帝
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振貸餘俱奏聞
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還部進左改督倉場請減額
解贖銀民壯弓兵諸役兵裁者勿徵民間工食十四年
遷戶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繇因并
厯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鞭撻取盈繇請有
司考成視災傷為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繇請

推行天下以贖鈔為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
給冠帶又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銀
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田商人墾
荒中鹽帝皆稱善聖節賞賚詔取部帑銀二十萬兩蠲
執奏不從潞王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蠲亦力
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即位之六
年增二十萬遂以為常蠲三請停加額終不許蠲為戶
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為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

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
忌繻名出已上兩疏劾繻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
卒以繻代之魏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
繻絕請寄獎廉抑貪罪黜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
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繻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趨
之大學士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項之以序
班盛名昭註官有誤時行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
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

中書無不以貨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纁議用之五疏
乞休福建僉事李官言時行庇巡撫秦耀而纁議罷之
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齟齬使不得安
其位帝不納瑄言亦不允纁請無何纁卒官詔贈太子
太保諡莊敬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為戶部嘗
語纁曰某郎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
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
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

匱紂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
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憊然曰
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
所儆省槩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陸
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果皆進士淞光祿卿果刑
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登嘉靖二十六
年進士除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
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

安郡王奪民產光祖裁以法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歸
補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為尚書雅重光祖議無
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
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既而改文選益務汲
引人才登進者碩幾盡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
元善李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
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
行其志左侍郎朱衡銜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

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賄賓客皆避匿光祖獨為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為吏部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厯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為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為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祖

遽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為
吏部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東之力求
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以
丁此呂故攻尚書楊巍光祖右魏詆言者言者遂羣攻
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為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劾
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
受賕請屬魏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十五年
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劾東廠太監張鯨

且乞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構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同官極諫入為刑部尚書帝嘗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為內閣所奪纁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為懾嘗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時行不悅光祖卒無所徇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舉張位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為後例二十年大計外吏給

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為
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
人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
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已引罪乞休為郎官祈
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
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
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
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

馳驛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光祖清強有識
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寶少
卿力讓時槐丕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力
趙用賢沈思考以論此呂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輓之
又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引登雲為知己
時鼎視鹺兩淮以建言罷商人訐於南刑部光祖時為
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量

孫鑰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妨國陞其門
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衆不欲行陞獨
請往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
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壽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
行君子四子鑰鋌銔鑛鋌南京禮部右侍郎銔太僕卿
鑛自有傳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
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
罪鑰請朝羣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為喻

中官匿不以聞。龔遂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萬曆初累遷光祿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樓。賓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吳時來議律例多紕。龔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為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為政。權始歸部。至龔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龔。益徑直張位等。

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用杜專擅讎言廷推大臣得共行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龔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由是執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

疏已上底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
稽勲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寵議
謫黃留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
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
結黨寵言淳熙臣鄉人安負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
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為罪且既名
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
欺君臣誼不忍為也帝以寵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

官淳熙等俱勒罷職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
李世達以已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為南星淳熙等
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
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
張納陞賈巖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寃而泰來詞尤
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故
用御史朱璉謀偕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時
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竝掛

察籍不為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
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吳
中行等今輔臣趙志臯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北
京察公論寃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
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稜考功郎徐一
櫟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為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
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謫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龔割渭
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

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廢僚為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鑛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魏至劉希孟謝廷霖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為故輔申時行齟

訖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
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時行身雖還
里機伏垣牆授意內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光
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與
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謫孔
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
黃為民鑰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為職然進退去留
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

為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為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悞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為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鑾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以需鑾起鑾堅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鑾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

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子如法官刑部主事以諫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贈光祿少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節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中官御史哭爭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為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廷杖獲釋先後按貴州河南多所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姻為所劾罷惡之出為松潘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

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國克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

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既行而阿向黨復叛坐罷官候

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賜恤典有

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

郎中萬歷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

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有

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

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即希忠父輔亦言之

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
署部事受指居正為刪易其藁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
居正不懌有年即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勲郎中厯考
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
詔許量減既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內閣申時行
等固爭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侵詔禁隣境閉糴商
舟皆集江西徽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羣乞有年禁遏

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
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薦起督操
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孫鑰左侍
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尋由左侍郎
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純共典京
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鑰謝事召拜吏部尚
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
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

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

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鑰禮部尚

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尚書鄧以讚少詹事

馮琦七人名上蓋鑰丕揚非翰林為不拘資琦四品為

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

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

昔年陸光祖自為內閣地今推鑰丕揚顯屬徇私前吏

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

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
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
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
命于陛一貫入閣而謫憲成及員外郎黃縉王同休主
事章嘉禎黃中色為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
疏繼之帝竝不納趙志臯張位亦佯為言而二人者故
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
路為之不可為法帝喜降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

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諏秩斥
憲成為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
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即是年所推
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由廷
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
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
敢不抑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溫旨慰答有
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猶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

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廢帝報
聞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輿歸
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
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
保謚恭介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滸掌都
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銜領之南京兵部尚書
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蓋帝
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撫仕

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自江西故廬火乃
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
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
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候勘拱
罷事白起故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
府以嚴為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
所築邊牆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

畿內張居正屬為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
春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
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風西安
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為虎噬及再報則
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戶部右
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飢丕揚鄉邑及隣縣蒲城同官至
採石為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
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

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
減罷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召拜刑部
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
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
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
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賢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
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
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

以為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
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內豎殺人逃匿禁中丕
揚奏捕卒論戍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
巡方久巡城著為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
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
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
干者獨惠中官請謁乃創為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

人自掣請寄無所用一時選人盛稱無私而銓政自是無大弊矣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嘗為衡州同知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為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為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為趙文炳所劾丕揚力與辨雪謂釁由丁此呂此呂坐逮丕揚又力詆沈思考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猶在

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陞論救謫

諸言官邊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

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

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踰

半歲疏十三上不報至四月溫諭勉留乃復起視事

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臯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

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

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

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
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
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已上疏
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考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
亦疏辯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
為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
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待郎楊時
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

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竣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申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

林與賓尹天峻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為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脉盖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為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京察見斥先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

縉芳謂為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

芳偽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

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

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

植黨求勝朝端闕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王揚與侍

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洪剛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北京協理御史

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王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北斗

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
垓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應甲於外羣情翕服
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北京謂明時
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
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
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北京祇以劾圖一疏
實之為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為賓
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

楊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
丕揚亦褫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偽書故
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申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為修
隙議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
為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
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構謀
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為明時等
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

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訐不已王揚
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
斥科道錢夢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王揚亦奏黜之
羣情益快王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
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
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王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
士昌范涑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王
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

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敕所司存問既而丕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啟初追謚恭介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為刑部主事盜七十餘人久繫獄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

為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厯十一年仍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守辰沅洞蠻亂將吏議勦國珍檄諭之遂定厯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召為左副都御史厯吏部左右侍郎與尚書孫鑰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為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

為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
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
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
人註誤釁非已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竝請
錄用竟報寢明年三月倡廷臣詣文華殿請舉皇長子
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
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
白所知賊私國珍為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

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
疏乞休先是丕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已者為助
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為位用位
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
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巍為吏部與內閣
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
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卒未決歲去惟丕揚閱二年
時咸議閣臣忤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

風力不及孫鑪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為時望所屬家
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
事權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
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時者三以日勤朝講為
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為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為圖事之
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罪無
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

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厯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闕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謚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即署部事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

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鋤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一貫大愠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臯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為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臯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臯既留遂合

北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鬪捷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睿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為一貫解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臯北斗亦引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廟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歎曰主察者逐爭察者亦竄矣尚可覲顏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

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註
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
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
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偁等一百十人帝
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
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
冬所批察疏至是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
帝帝亦覺其誤即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

則劾其怨懟無人臣體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爭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曾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黃汝良全天叙為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叙平允然堂陛

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
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
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
亦多委蛇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東銓凡五年最後
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
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諡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
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司
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

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
為於是以傳註為支離以經書為糟粕以躬行實踐為
迂腐以綱紀法度為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為
甚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贊曰古者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後代政
柄始分至明中葉旁撓者衆矣嚴清諸人清公素履秉
正無虧彼豈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哉孫丕揚創掣籤法
當時或以為紛更而一除任心營私之弊行之可久謂

非任法之善乎蓋與時宜之未可援古義以相難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考證

陸光祖傳除濬縣知縣

臣章宗瀛按光祖令濬時尚

有平反富民盧柵獄一事見曾同亨所撰傳史未及

謹附考

陸光祖傳補祠祭主事

臣章宗瀛按光祖任祠祭時

有正伊王曲檟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乾沒狀并
草諸王襲封請婚諸濫費見明實錄謹附識

陸光祖傳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憂

臣章宗瀛按曾

同亭所撰傳載光祖拜大理卿甫就道心動因暫歸時光祖父病已篤歸兩日而父卒人以為孝誠所感史稱半道丁父艱與傳互異謹附識

陳有年傳疏陳濟急六事

臣章宗瀛按有年所陳六

事大旨謂糴糴之法當論緩急請就江西本省量為貿遷而禁遏外販以平穀價明實錄未載原疏附見孫鑛所撰行狀謹識

孫丕揚傳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

臣章宗瀛按

丕揚所陳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一律例原無如腦
箍竹簽之類當省者四條二倫理當重明尊卑之等
當省者四條三刑流防過當省者四條四情偏防過
當省者四條五避天時當省者四條六體人情當省
者四條七人可矜當省者四條八人可疑當省者四
條此省刑也一省罪內罰四條二省罪外罰四條三
省錢糧罰四條四省里甲罰四條五省捐公費罰四

條六省捐上司罰四條七省扣剋罰四條八省紙穀
罰四條此省罰也見經世文編謹附識

蔡國珍傳三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冊立冠
婚臣章宗瀛按明實錄羣臣詣東華門疏請皇長
子冠婚乃萬歷二十六年三月事傳作正月誤謹改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八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傳第一百十三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 巍

李 戴

趙 煥

鄭繼之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諳達圖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運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

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
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衛
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瀚
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即家俟召
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歷元年
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
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
居正惡守禮慙厭驕胡特拔瀚資望淺忽見擢舉

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已意

輿論多不協以是為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

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又唯諾

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

居正居正又自為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

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闕吏部居正復令客

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

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

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啟撫他事劾之勒致仕
歸居正歿帝頗念漸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
問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
縣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
吏部歷文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
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
部再督倉場神宗即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

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陞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為損萬厯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

歲用外計贏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
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為災患今一遇兵荒輒留京儲
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摧科則謂擾民弊遂
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
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
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伺候甚艱國光請
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
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

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

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

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為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為南

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

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厯會計錄上之帝

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五年冬

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別繁簡責守令

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

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
公辯雪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
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
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
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為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
貨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丞及居
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
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覈陝西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厯吏科都給事中帝怒禮部尚書吳山夢龍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污隆請毋拘資格敕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坐京察拾遺出為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

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

尤便况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
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
甚邱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以河為正運海為
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濬
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
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國計
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
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

銀為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

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
夢龍其門下士特愛之召為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
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軍務李成梁大破土蠻于長定堡帝為告
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
保塞內屬之部游擊陶承學假犒賚掩襲之請坐以殺降
罪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為解夢龍等亦辭免恩蔭及土

蠻三萬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三千出山海關為成梁聲援分遣兩叅將遮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甸堡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甸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累賜勅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廕子至錦衣世千戶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錄防邊功加太子太保十年六月居正歿吏部尚書王國光劾罷夢龍代其位踰月御史

江東之劾夢龍浼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為子婦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啟中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謚貞敏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襄善已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襄善獨倖免又黃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襄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為山西僉事已遷叅議分守宣府寇入

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為陽和兵備副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擣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魏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又以終養歸母年逾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為工部尚書有詔營

建行宮近功德寺魏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遷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治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遂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魏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耄猷猷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魏論謫此呂為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魏等而戒論言者魏乃起復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

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
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
正令吏部盡除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
修欲大有所澄汰魏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
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
羣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
用故托疾魏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魏等復請
帝不悅責以沽名魏初別厯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

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為刻覈行明年以年幾八十
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九十二
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
政擢戶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厯初
亂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為陝西右參政
進按察使張居止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
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值歲

凶累請蠲賑入為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
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禎罷
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臯沈
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
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
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
掣簽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
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

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
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
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
湖口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為增道者何限有司安
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
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為
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
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

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橫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採權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

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讐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為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譴責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稅採權如故戴率同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即欲疏名上請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奉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

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
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勲郎中
趙邦清素剛介為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
鄧光祚驗封郎中候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
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
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閼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
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為貶邦清
三秩允光祚執躬歸羣器乃息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

官王之楨等與同官周嘉慶有隙言妖書嘉慶所為下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鞠戴引避帝聞而惡之會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宜辨責戴不能鉗屬官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譴讓罪其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以下俸戴秉銓六年溫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志臯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為異以是久於其位而銓政益頽廢矣卒贈少保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城知縣
入為工部主事改御史萬厯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
權真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
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
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
謹嚙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權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
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府有司務求民瘼帝嘉
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乞假去起南京右

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遼東巡撫僉都御史耀亦乞
歸養吏部言二人情同耀為長子且任封疆久可聽其
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為刑部尚書議曰本貢士力言非
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
登枷赤日中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
死兩疏力争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
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
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

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
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
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
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
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
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
其年八月遂用煥為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
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

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
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
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給
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己兵部主事卜履
吉為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
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徇私煥疏辨再乞罷向高言
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
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

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
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
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請諭煥起視
事煥乃出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
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
院於是御史湯北京守故事爭且詆煥煥屢疏許辯杜
門不出詔慰起之北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
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煥文章劾煥擅權

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
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踰
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
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忤詩教勢尤張以煥為鄉
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
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
信之及明年七月遼東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

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
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摧敗
敵兵臨城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嘆
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卹典不及光宗立始賜
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
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
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

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為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東征
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
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敝屬國議者韙之為大
理九年擢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吏部四十一年吏部尚
書趙煥罷時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久不除代以繼之
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煥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
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
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憤遂一

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
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
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
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
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
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
官趙國琦以為言大智怒搆於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
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為光房

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為辯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為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益楨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益楨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

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諸御史羣起
攻瑾瑾爭之強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
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為制
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
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
不預聞吏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
能爭也時縉雲李鋹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
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鋹司其事考功郎

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
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
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空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
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
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皆以才辯稱楊巍趙煥鄭繼
之亦負清望及秉銓政蒙詬議焉於時政府參懷言路
脅制固積重難返然以公減私之節諸人蓋不能無愧

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考證

張瀚傳入為大理卿

臣章宗瀛按瀚由右副都御史

改大理卿在嘉靖四十四年見雷禮列卿表謹附考

梁夢龍傳隆慶四年秋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

臣章

宗瀛按夢龍議行海運在隆慶五年發其端者為給事中宋良佐見明實錄及河渠志謹附考

李戴傳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

臣章宗瀛按明實

錄廣東賊曾一本自嘉靖末寇擾南韶餘黨流毒潮
惠歷隆慶至萬歷十餘年始定傳云軍興當指此謹
附考

趙煥傳尋召為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

臣章宗瀛按

日本通貢事始自沈惟敬維時為萬歷二十年明年
李如松敗績於碧蹄館貢議遂寢至二十四年始成
詳見明實錄謹附考